

散文

父亲与土地

郭文艺

泥土的气味是芬芳的,无与伦比的芬芳。那种气味,是只有俯下身去,趴在新翻的田地上才能嗅到的清香。

我小的时候,常跟着父亲下田,父亲耕作,我坐在地头等他。秋时,大片的棉花如雪白的羊群,站满田间。父亲的双手能像祖母的手一样,麻利地掀下盛开的棉桃,扔到大筐里,从地这头走到地那头,小半天工夫,父亲就把这些白如雪的精灵填到几个大筐里。

我就坐在地头,帮父亲择棉花:把棉花壳去除,抽出干净的棉花瓤,若上面沾了干草叶、鸟屎等,要小心地用手拂去,再放入另一个干净的小篮。

风一吹来,所有作物的体味儿混合着田地的泥土香钻进鼻孔,让人心神安怡、精神饱满,忘记了饥饿。

父亲种田,种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怎么说呢,他干活总比别人要细、要深,仿佛他种的这块田

是全世界最上等的田,是独一无二的田,全世界的人口都指望这块田养活似的。

我见过父亲犁地,开着手扶,从地北头开始,缓缓地,犁尖着地了,然后顺着耪起的线往地南头走。手扶冒起了黑烟,稳稳地、直直地开了过去,田里瞬间多起了新翻的土块,一块块金子似的躺开来。这时,父亲会突然停了手扶,下来左瞅瞅、右看看,总觉得犁得不够深、不够好,于是再跳上手扶,顺着原来的印儿,再来一次,犁尖触碰地面,手扶皱起了浓眉,“咚咚咚”又是一遍……

赶上耙地了,父亲在手扶尾座下的铁钩子上挂上齿耙,三叔坐耙。父亲在前面动手手扶,三叔坐在耙上前翻后仰,十分惊险。遇直耙,三叔好受些,只需抓紧了耙绳,站稳了双脚;赶上吞拐拐角、斜尖子地,父亲手扶开得龙飞凤舞,三叔脸上便多了些不淡定,汗珠子顺着下巴晃动,甩钢珠似的四面散落。往往是几个趟过后,

他就从耙面上闪个倒栽葱。

这也难怪,三叔读满了高中,在当年算是有学问的人,他摸书本的手,怎能拿得住种地的家伙?

父亲急了,请了村里修机器的三爷来,让他搭把手。三爷可是个行家,田地里的能手,他使唤啥,啥就在他手上异常好使。当年赶牛下地,鞭子一响,三头耕牛像听到了号子,脚步齐刷刷的;再一甩鞭,十二个蹄子站成了两条直线,拉起碾碾,拉起犁耙,一天一夜不知疲倦。

如今机器取代了牲口,三爷又干起了修配的活儿,无论哪种农机,他都熟知。平时遇小毛病,机子不响了、轮子不转了,经他一抠弄,准能乖乖地工作。

三爷动手手扶,父亲站耙。三爷左右开弓,把手扶开得如龙跃云端、鱼游湖底;父亲站在耙上前忽闪,如武松打虎,时弓时伸、时站时蹲……

一袋烟工夫,平平整整的田地呈现出来。三爷将手扶熄了火,

从父亲手里接过烟卷燃上,走了。

父亲走下耙,脚踢踢这儿,又踢踢那儿,蹲下身仔细瞧,发现还有些小土块,便不甚满意,于是用手抓捏,一个一个地捏,捏到上灯之际,母亲来喊吃饭,才肯罢休。

有时,别人会对我说,你父亲真固执,脑袋转不过弯儿。我听见,便很烦郁。我心里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父亲所谓的固执只是没机会用到彰显本事的地方。祖父说过,父亲当年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可惜赶上了推荐制,父亲上不了学,聪明的头脑便没了用武之地。我有时候就傻傻地想,当年若父亲当上他羡慕的科学家,那么,他这股子固执劲儿是不是就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充分的发挥又能创造出多少意想不到的成果呢?

当然,这些问号,如今看来都已是过眼云烟。父亲已在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带着他的这份固执,远远地走去,融成了大地的一部分。

沧海桑田黄泛区(二)

黄泛区的黎明

——从“联总”到红旗下的大地重生

南豫见

1
1938 年的决堤声仍在黄土里呜咽
九百里泽国,蝗虫啃食着天空的补丁
龟裂的河床像祖母胸口的灼痕
枯枝举着最后一个饿死的春天
焦岗湖底沉没的纺车还在旋转
颍水两岸,观音土在孩子的腹中凝固成碑

2
直到白轮船驶入汴梁的晨雾
三色旗在豫东平原展开虹的图谱
“联总”医师切开腐烂的绷带
磺胺药片像星星落进溃烂的腹腔
奎宁粉末在疟疾的火焰里降下初雪
福特拖拉机碾过板结的绝望
铁犁深翻处,蛰伏的麦种忽然痛哭

3
渥尔提那的图纸在风沙中铺展
曳引机训练班的油灯燃彻长夜
三百个青年用三角函数计算新生
克拉克 75 马力轰鸣着推开地狱之门
尉氏野战医院的白帐蓬像蒲公英绽放
联合国面粉袋垒起救命的城墙——
“不是施舍,这是人类给人类的拥抱”
纽约港的麦浪越过太平洋在贾鲁河畔灌溉

4
但荒原需要更炽热的太阳
1949 年的星火点燃淤积的寒霜
周恩来批注的红铅笔划破地质报告
路岩岭的解放鞋陷进西华的淤沙
斯大林-80 拖拉机列队驶过废墟
军垦战士的镐头撞响沉睡的矿藏
黄泛区农场的第一抹绿意破晓时
两万六千个姓名在劳动名册上生根

5
看啊!扶沟县的抬田如青铜编钟升起
挖沟抬田的民众正在雕刻大地
王鲁鲁的锄头写下治碱方程式
盐霜退却处,棉桃炸开云朵的传说
太康妇女垦荒队的头巾拂过碱地

李秀英的种子聚瓢出七十二道彩虹
焦岗湖的稻花鱼跃起接住月光
罗氏沼虾在苏北水网织就银河

6
这并非神话——人民用骨血写的史诗
周焕彩的扳手拧紧时代齿轮
修配厂灯火通明如永不陨落的星座
八里河废墟上长出的湿地公园
黑颈鹤衔来长江流域的绿意
人民胜利渠的波光连着中南海
太康麦浪里沉淀着“联总”的麦种基因
阜阳的稻虾田泛起联合国农艺的金色

7
今日驱车穿过黄泛区的盛夏
万亩平原机群如天鹅列队航行
北斗导航仪勾勒智慧农业的经纬
但记忆永不磨灭:邵岗集灾民新村旧址
石碑刻着 1946 年“联总”医师接生的双胞胎
如今他们的孙辈驾驶联合收割机
在曾祖父饿殍之地收获吨粮田
焦裕禄未竟的梦在这里长成森林

8
致敬!跨越大洋的诺亚方舟
你们播种时不知将收获什么
但人类之爱本不需要回报
致敬!红旗下的垦荒者
你们用党性将沧海变为桑田
当原阳大米香飘驻联合国使馆
当黄泛区苹果端上 G20 国宴
这是文明对野蛮的最终回答

9
听啊——黄泛区农场纪念碑在歌唱
“这里埋葬黄沙 这里生长希望
国际主义的星火遇见东方朝阳
共产党的犁铧深耕人类理想
九曲黄河终成润泽世界的粮仓”
锦绣诗篇写不尽八十载峥嵘
且让金穗的波浪继续诉说
这土地之下睡着苦难
土地之上奔跑着永不屈服的太阳

随笔

秋天的行囊

田顺风

天光渐短,暑气消了,早晚便有些凉意。我翻出那只旧行囊,拍了拍上面的灰,想着该收拾些东西,出门走一遭了。

行囊是帆布做的,用了多年,边角已磨得发白,倒显出几分温润的光泽来。拉开拉链,里头还残留着去年秋天的气息——几片枯叶碎末、一枚生锈的硬币,还有不知何时落在夹缝中的半张车票。我将行囊倒扣过来,抖了又抖,那些旧时光便零零落落地散了一地。

先拣出几件长袖衣裳,叠得方正,一一码进去。妻子在旁看着,忽道:“那件灰色的毛衣也带上吧,山里晚上冷。”我便又开了衣柜,从中抽出那件厚实的毛衣,一股樟脑丸的气味扑面而来。这毛衣还是前年她在市集上买的,说是纯羊毛的,织得密实。我捏了捏毛衣的厚度,心想或许还用不上,但还是塞进了行囊的底层。

书是不能不带的。我从床头捞起那本看到一半的《山水之间》,书页已经卷了边,中间夹着一枚银杏叶书签,是去年秋天在母校树下拾的。书签上的叶脉还清晰可见,只是颜色比先前淡了些。我将书小心地放入行囊的夹层,拉好拉链,又怕压坏了书脊,复又拉开,调整了位置,这才安心。

母亲从厨房探出身来,手里拎着一包物什:“我做的酱菜,带上下饭。”我接过来,是一小罐辣萝卜干,红油从瓶盖缝隙微微渗出来,染了指头一点红。我找来个塑料袋,层层裹了,稳妥地安置在行囊一侧。

小孙子不知何时爬了过来,扒着行囊朝里张望,忽然将自己的塑料小鸭塞了进去。“小鸭跟爷爷去。”他口齿不清地说。我笑而应之,取出小鸭还他,他却不依,非要留下。只得由他,那明黄色的小物件便在灰扑扑的行囊中显得格外扎眼。

临行前夜,行囊已经收拾停当,立在门边像个忠实的仆从。我却忽然想起什么,从抽屉深处翻出一封信来。信是旧友所写,三年前收到的,邀我去他山中的小屋小住。世事蹉跎,一直未能成行。这次总算得空,便将信也装入行囊前袋,仿佛带上它,就带上了那份未竟的约定。

清晨出门,雾气尚未散尽。行囊挎在肩上,比想象中沉些,压得肩头微微发痛。路旁的草尖挂着露水,打湿了裤脚。回头望去,家的窗口亮着灯,妻子的身影在帘后一动。我抬抬手,也不知她看见没有,便转身走了。

车来了,我将行囊甩上车厢,自己也跟了上去。车内人不多,拣个靠窗位置坐下,行囊就搁在脚边。车开了,窗外景物开始流动,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

我忽然想到,这行囊里装着的,何止是几件衣服、一本书、一罐酱菜,分明装着一个季节的念想,装着他人的牵挂,装着自己的期盼,装着从夏到秋过渡时分的那一点怅惘与欢欣。

行囊鼓鼓囊囊,我便带着这所有的所有,向着秋天深处走去。

莲池雅意

孔杰锐 摄



项城“75·8”洪水纪实

刘世荣



遭受洪水灾害的项城。

1975 年 8 月 5 日,河南驻马店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4 天累计降雨量达 1631 毫米,最大 6 小时降雨量 830 毫米。暴雨引发板桥、石漫滩等 62 座水库溃坝,60 亿立方米洪水倾泻而下,形成东西 300 公里、南北 150 公里的汪洋区,造成 1015 万人受灾,官方统计死亡 2.6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1975 年 8 月 8 日,洪水从平舆侵入项城。次日,板桥、石漫滩等水库相继溃坝,上蔡境内的洪水随之涌入项城境内,给项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洪水汹涌奔腾,项城汾河以南的贾岭、李寨、三店、孙店、老城、新桥、付集等 7 个公社及高寺公社汾河以南区域(相当于 7 个半公社)全部被淹没,平地积水 2 米至 3 米,有的深达 5 米至 6 米,存留时间 20 天之久。

此次洪水来势汹汹,项城受灾严重。据项城《抗洪救灾报》记载,项城共有 35.6 万人受灾,房屋倒塌 22 万间,34 人不幸遇难,淹没耕地 55 万亩,淹死牲畜 7212 头,损失粮食 4046 万公斤。当时电话尚未普及,信息沟通不畅,许多乡镇、村庄未能及时得到通知,洪水上漲速度极快,不少人在睡梦中被洪水围困。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项城人民展现出了顽强的抗洪救灾精神。1975 年 8 月 6 日,项城县委、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抗洪指挥部,决定舍汾南、保汾北,随即动员全县 20 万名

民工参加抗洪抢险,同时组织范集、永丰、官会及高寺 3 个半公社的 5 万名民工组成“抗洪敢死队”,日夜防守在汾河北岸,加高河堤,防止决口。80 多岁的原范集镇路口村干部赵银朋回忆,当时他与范集公社抽调的“抗洪敢死队”成员日夜奋战,扛门板、截柳树、装草袋、堵决口。范集公社陈克宽书记带领部分群众在抗洪一线与洪水进行顽强斗争,誓死守护家园。

在抗洪抢险中,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时任项城县委第一书记李济川同志,在当时遭受特大洪水、7 个半公社近 500 平方公里土地水深 2 米、房屋倒塌、电话中断、食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涉水乘筏深入洪区,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抗洪抢险的斗志。

李寨公社乔庄村党员干部带领几千名民工用木桩、秸秆等把河堤加高。共产党员张金言只身跳进激流闸内堵决口,差点献出生命。时任项城县新桥公社党委书记郭金义在抗洪抢险中身先士卒,没日没夜坚守在防洪大堤,千方百计解决灾民的吃住和治病问题,为抗洪救灾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永丰公社谷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谷喜堂在接到公社紧急通知后,半小时之内组织 4 个村 400 名男劳力参加汾河固堤战斗,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奋战,将负责的大堤增高 1 米、加宽 3 米,拦住了洪水。贾岭公社苏阁大队根据公社指示,组织全大队 2000 多名男女劳力修筑了 4000 多米的护庄堤,后又紧急转移 2760 名群众。当时全县共出动 20 万人的抗洪大军加固汾河

大堤,经过半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普遍加高汾河北堤 2 米以上,做土方 240 多万立方米,确保了汾河北岸几个公社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医疗队、各地慰问团纷纷来项城进行抢险、治病、慰问,汽车、拖拉机将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济南军区舟桥部队 24 小时急行军 800 公里,赶赴项城护堤防、修码头、架桥梁、抢救人畜;空军某部派出飞机为被困群众空投烙馍、救生器材等,在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环境下,他们不畏艰险,多次执行空投任务,为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为被困群众送去了生的希望;原解放军第八六医院医疗队成员邓诗超和所在的南京军区豫豫抗洪救灾医疗队在 8 月至 10 月奔赴项城执行医疗救护任务,他和队友冒着生命危险,收治住院病人 140 多人次,救治危重病人 94 人次,施行各类手术 132 例,体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本色。军民一起为项城“75·8”洪水救灾工作作

出了巨大贡献,都是值得我们铭记的英雄。

洪水虽已退去,但“75·8”洪水的记忆永远留在项城人民心中。它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也激励人们不断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提高防洪抗灾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

转眼,“75·8”洪水已过去五十个春秋。在五十年后再读这段历史,每个文字里都渗出潮意。曾经吞噬村庄的洪流,如今化作水库监测屏上跳动的安全指数;那些在洪水中消逝的生命,正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活在每一次暴雨预警的鸣笛里,活在每一张应急演练的流程图中,活在每个孩子都能背诵的“遇灾先避险”口诀里。当我们轻轻翻动这些陈旧的档案资料,循着“75·8”洪水留下的痕迹,触摸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潮湿,更是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学会敬畏、懂得铭记、勇于重生的精神力量。它是人类与自然博弈的重要标志,也是文明在灾难中写下的破折号——指向过去,也伸向未来。

